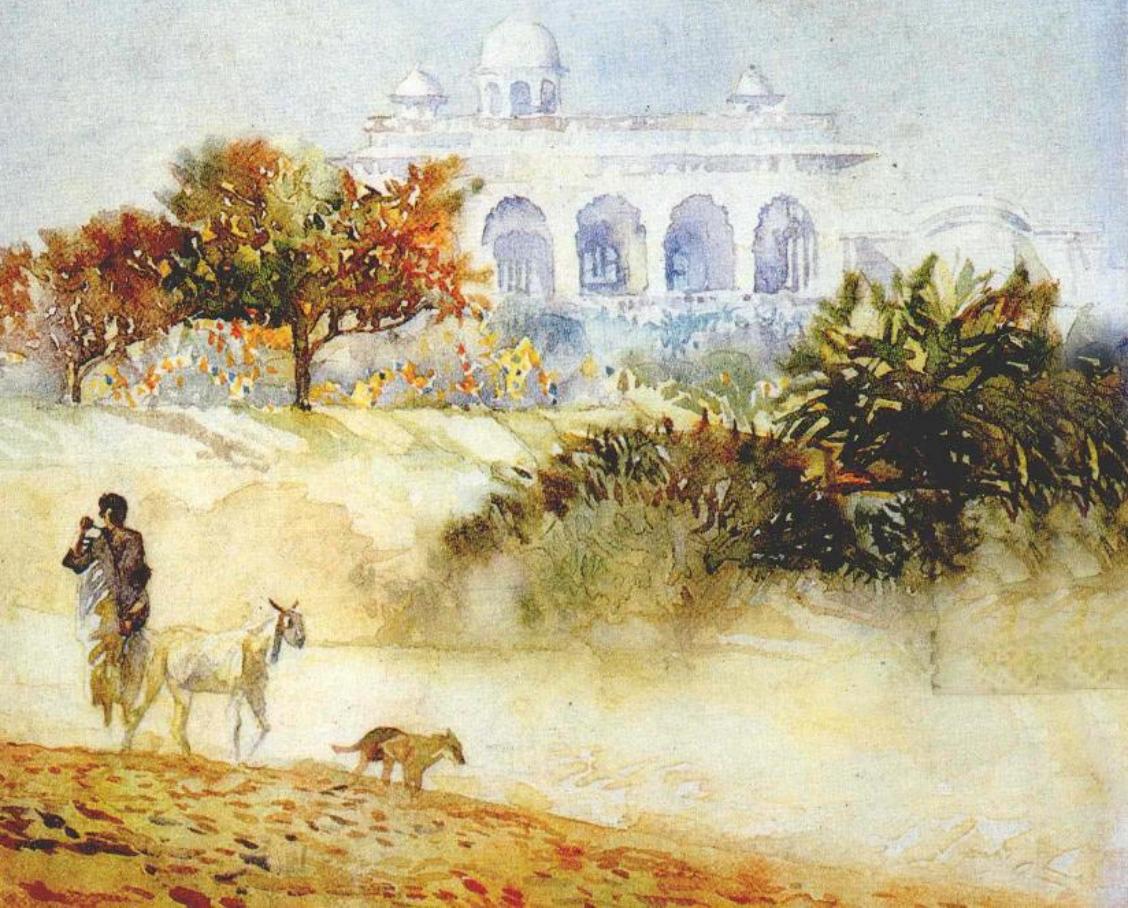


遠離非洲

ISAK DINESEN 著・張慧倩譯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一七五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五八

遠離非洲

BUT OF AFRICA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37

原 著：ISAAK DINESEN

譯 者：張慧倩

發 行 人：平 鑑 溝

出 版 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帳戶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毅

趙爵心・雲 聲・陳曼琴・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林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瑞玲

主 編：麥倩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設計：李純慧

校 對：曾善珠・劉秋琥・鮑秀珍

印 刷 者：皇 冠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 話：3061972

著 作 權：台內著字第34837號
執照字號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 十月

第二版：中華民國七十五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

本書定價：新台幣110元

遠離非洲

ISAK DINESEN 著・張慧倩譯



遠離非洲

ISAK DINESEN 著・張慧倩譯



當代名著精選258

遠離非洲

原书缺页

Out of Africa

Isak Dinesen

張慧倩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凱倫·布利克森 (Karen Blixen)

——本書主角，在肯亞安圖山上的原罪園。

費拉 (Farah Aden)

——女主人的索馬利籍總管。

弗雷德 (Knudsen)

——歷經風霜，無依無靠的丹麥老人。

奇南吉 (Kinanjui)

——土著酋長。

狄尼·芬奇-哈頓 (Denys Finch-Hatton)

——咖啡園女主人的冒險家朋友。

卡曼特 (Kamante)

——宛如野人的土著兒童，女主人的僕人之一。



第一部

卡曼迪與露露

一、安岡農場

我在非洲有個農場，位於安岡山腳。赤道經過這些高地，向北方伸展幾百哩，農場坐落在六千呎的高原上。白天你會覺得自己很接近太陽，不過清晨和晚上卻是平靜的，夜裏則相當寒冷。

地理位置加上高度，使得這裏的景致有別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這裏沒有肥沃豐饒，它是經過濃縮之後的非洲精華，乾燥、焦紅，有如陶器的顏色。樹葉細緻，和歐洲植物的構造不同，不是一叢一叢的，而是呈水平生長，單獨矗立的樹木因而像是張着滿帆航行的船，帶有英勇、浪漫的風貌。大平原上長着彎曲、光裸的帶刺老樹，草的氣味宛如百里香一般撲鼻；有些地方的氣味會刺激得鼻子痛。你在平原看到的花，或者森林中的蔓草、葛類植物都和草原上的花一樣小——唯獨在雨季開始前，平原上會出現散發着濃香的巨大百合，整個景觀是寬廣的。入眼的一切都偉大、自由、無比高貴。

這裏的主要特點和生活重心就是空氣。回顧在非洲高原生活的日子，最令人心動的就是曾經靠空

氣維生。穹蒼幾乎總是淺藍或紫羅蘭色的，龐大、無重量、千變萬化的雲飄揚而過，帶着藍色的活力，把不遠處的山林染上清爽的深藍色。日正當中時的空氣活躍在土地上方，好像燃燒的火焰，放出光輝，波動、閃亮得一如流水，反映重現出所有的東西。置身在高處的空氣中，呼吸順暢。你會在早上醒來時想：我在這裏，我該去那裏。

安岡上從南一直延伸到北，有四座高峯，在天空襯托下，彷彿不可移動的暗藍色波浪。它的海拔八千呎，東面有兩千呎，西面比較陡峭——垂直下降到下面的大裂口谷。

高原固定的吹北北東風。非洲和阿拉伯沿海吹的也是同樣的東風，他們稱為「季風」。在高處能夠感到空氣的阻力。風直接吹在安岡山上，山坡正是鴉滑翔翼的理想地點，氣流會將滑翔翼推上山頂。隨風而行的雲撞到山之後盤桓在四周，或者化成雨水。其他雲繼續往上升，離開山峯，在它西面火熱的裂口谷沙漠消失。我多次從家裏跟着這偉大的行列前進，想看看它們傲然飄揚而過，一掠過山區就消失在藍空裏的景象。

農場的山在一天內變化多次，有時候看起來很近，其他時候又很遠。傍晚之後，當你頭一眼看過去時，彷彿有一條銀線沿着暗幽幽的山壁劃過；夜幕低垂以後，四座高峯似乎扁平下來，自行伸展開一般。

從安岡上可以看見南方的大平原，一直蔓延到吉力馬扎羅山；東面和北面是動物出沒區，以叢林為背景，還可以看到伸向幾百哩外肯亞山的季庫育保護區，其間有一塊塊方形的玉米田、香蕉林和草

地，村落裏飄着藍烟，還有一些尖尖的巖風丘。西面則是乾燥的非洲低地。棕色沙漠中不規則的點綴着刺灌木，蜿蜒的河床邊排列着暗綠色小徑；那些就是枝幹橫伸的含羞樹，它們的刺像長釘；這裏還有仙人掌，這裏也是長頸鹿和犀牛的家鄉。

當你進入山區後，發現它異常廣大，風景如畫：有長長的山谷、灌木叢、青翠的斜坡、岩石峭壁。其中一座山峯下甚至有一片竹林。山裏面有泉水和井水；我曾在水邊露營。

我住在那裏的日子，水牛、大羚羊、犀牛都住在山中——年老的土著記得過去還有象——很遺憾整個安岡山不包括在動物保護區裏，只有一小部分屬於保護區，南端山峯上的路標就是保護區的界線。移民大量出現以後，首都奈洛比成爲大城市，安岡山也就成爲無與倫比的動物園。不過在我最後定居在非洲的幾年，許多年輕的奈洛比工人在星期天跑到山裏，騎着機車，看到什麼就大叫，我相信大羣的動物將會離開山區，經過荆棘灌木叢和岩石遍地的地帶，遷移到更南方。

在山脊和四座高峯上走路很容易；草並不高，到處可見灰色的石頭。沿着山脊，山峯的上下，有一條彎曲的動物用小徑。我在山裏露營的一天早晨，在這條小徑上走，找到羚羊的足跡和糞便。這種愛好和平的大型動物一定是日出時來到山脊，排成長長的一列前進，牠們應該只是來瞧瞧兩側，和下面的陸地。

我們在農場種植咖啡樹，由於咖啡樹生長在這樣的地勢偏高，所以必須辛勤耕耘；我們從來都不富裕。可是咖啡園能夠拉住你，不讓你走，而且永遠都有事可做，通常你的工作進度總是落後的。